

徐訐●著

現代中國文學 過眼錄

文化叢書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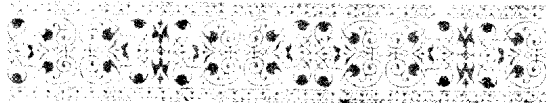


文化叢書 103

現代中國文學過眼錄

徐訐◎著

ISBN 957-13-0320-8



文化叢書(四)

現代中國文學過眼錄

作者——徐訏

發行人——臧遠侯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11和平西路三段240號四F

發行專線——(02)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02)三〇二四〇九四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主編——孟樊

責任編輯——李濰美

校對——林玉琴・陳桂枝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公司

製版——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五日

定價——二八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13-0320-8

710783

日期	姓名	借書

710783

作者簡介

徐訏，筆名有徐于、東方既白、任子楚。

生於民國前三年。浙江慈谿人，卒於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五日，享年七十二歲。

北京大學哲學系、法國巴黎大學畢業。

曾任〈論語〉、〈人間世〉半月刊編輯，

〈天地人〉、〈作風〉主編；

掃蕩報駐美特派員；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授；

香港浸會學院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

曾與林語堂創辦〈宇宙風〉半月刊於上海。

著作甚豐，有小說、散文、詩、評論等。

HK10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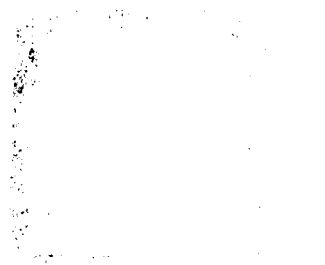
文化叢書 103

現代中國文學過眼錄

徐訐◎著

ISBN 957-13-0320-8





【目錄】

上編／現代中國文學的課題

- | | |
|-----|------------------|
| 009 | 關於新舊之爭的檢討 |
| 032 | 啓蒙時期的所謂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
| 043 | 在短期的思想自由環境中 |
| 053 | 革命文學的論戰 |
| 061 | 左翼作家聯盟及其性質 |
| 072 | 關於反左聯的文學理論的幾種說法 |
| 078 | 文藝大衆化問題 |
| 091 | 左聯分裂的過程與原因 |
| 106 | 服務於抗戰的文藝 |

114 左聯傳統的作家與邊區的幹部作家

138 外來文風與本位文學

下編／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

151 從毛澤東的沁園春說起

163 作為武器的唯物辯證法

175 帽子主義與幽靈

184 「人性」與「愛」

193 巫女文學的內容

205 牌位祭師的統治

214 文藝的永久性與普遍性

234 文藝的大眾化與大眾化的文藝

375	337	320	285	267	248
附錄	「普及」與「提高」	人性文學與黨性文學	自由主義與八股的概念把戲	新個性主義文藝與大眾文藝	階級文藝與特務文藝
我的馬克思主義時代					

上編

現代中國文學的課題

關於新舊之爭的檢討

一、

在晚清，作爲老大帝國的中國，像是一隻紙老虎一樣，雖然已經很敝舊了，但還自以爲是雄冠全球，可以鄙視夷邦的大國。第一次把它戳破的是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後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以及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義和團事變，這隻紙老虎就變成皮毛盡脫的小狗。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對自己文化失去自信，覺得應該向西洋學習。但先是只以爲中國不如人家的是鎗砲兵艦，派了年輕的留學生到外國，就是要他們學習這些東西，可是這些留學生到了外國，發現人家的文物制度，學術文化都有勝於中華者，這時候，覺得中國要改革的是各方面的改革，是根本的改革。可是有一部分人始終懷抱著中國精神文明之可貴，倡導「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這就與新興的年輕知識分子有一種代溝。

到了民國成立，中國新興的知識分子對於所謂舊文化鄙夷已極，他們所要求是新，當時所說的新

都是西洋來的。他們看到中國舊文化是一種負擔，不揚棄舊文化，無法建立新文化。

代表這些新興的知識分子，要求創新棄舊的，我們大家都知道最初是〈新青年〉這一羣人。

以陳獨秀爲首的〈新青年〉全人，所反對的是什麼，可以用他在〈新青年〉六卷一號所發表的〈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來看，他說：

「……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全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誌全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

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對於所有舊的文化都要否定，目的是要請「民主」與「科學」兩位先生到中國來。民主與科學，當時是這群新的知識分子所認爲唯一的可以救中國的藥方。這也就是說，自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把中國紙老虎戳穿以後，經過了辛亥革命，慢慢發現中國不如西洋的不光是「艦堅砲利」，不光是「物質文明」，而是屬於精神的「民主」與「科學」。

但是這群青年人，對「民主」與「科學」有什麼了解呢？陳獨秀接下去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但是，爲什麼？爲什麼一定要反對這些，才可以擁護德先生與賽先生？他沒有說。實際上這裡面有太多內容值得我們思索與推敲，絕不能如此籠統而一言概括。但那時這是一種革命，革命的精神是不允許我們過細分析與取捨的。

當新文化思想從西歐各國隨著武力和經濟的力量湧進我們中國之時，我們馬上發現我們精雅的文

字無法表達這些內容。不但如此，我們也馬上發現，爲求文字的高雅所費的精力是一種奢侈的浪費。

在一八九八年七月，有一位袁廷梁，寫過一篇文章，名爲〈論白話爲維新之本〉，作爲《白話叢書》代序，有下面出色的話：

「使古之爲君者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黃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另爲有用之學，何至聞沒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創造文字，將以便天下之人乎？抑將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將驅遣之爲我用乎？抑將窮老盡氣，受役於文字以爲文字之奴隸乎？……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漢以前書，曰羣經，曰諸子，曰傳記，其爲言也，必先有所以爲言者存，今雖以白話代之，質幹具存，不損其美。漢後說理記事之書，去其膚淺，刪其繁複，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棟，效顰以爲工，學步以爲巧，調朱傅粉以爲妍，使以白話譯之，外美既去，陋質悉呈，好古之士，將駭然而走耳……故曰辭達而已矣，後人不明斯文，必取古人言語與今不肖者而摹倣之，於是文與言判然爲二。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爲二千年來文字一大厄。」

這裡對於漢以後說理記事之書以爲可存者百不一二，當然有些過分。不過他認爲文章之美在於內容。文字只爲表達內容美的工具一點，則正是要求文字解放的先聲。至於談到中國人聰明才力耗於咬文嚼字，而不爲實學，是亦極有道理。

事實上，文學這東西，本是從民間而來，因爲要表達所感所想，才有詩歌語言，要記錄這些所感所想才有文學。以後這些文字，到了文人、學士手裡，精益求精，以致形式越來越精雅完美，而內容則越來越空虛狹窄。而當時代移變生活變化，文學要容納新的生活內容（新思想，新觀念，新情感，新感覺）之時，這舊形式一定要破壞，而新形式就會產生。這種變化，大概不外三條路，第一，重新

回到民間，尋求新的活潑的形式，第二是往外來的文化尋求新的、新款的形式，第三從古代的遺產中轉化出新的形式。我們在以前文學史中可以尋到不少的例子。譬如當駢文的形式無法適應新的社會變化中所起的生活內容時，韓愈的復古的散文運動就創造新的形式。在佛教的思想輸入以後，在譯經與宣揚教義過程中，有譯經的散文，與民間流行的傳教的變文形式。在宋詞走到極度精雅纖巧的形式時，元曲就從民間的語言中興起了新的形式。了解西洋的文藝復興的情形者，當也知道當時是一方面回歸希臘的自由，與民族民間語文的運用產生了燦爛的文藝形式。

在裘廷梁文章中，所謂「文字」之艱深，「困天下之人」之感慨。可以用晉維祇難與竺將炎譯法句經（曇體經）的序文中幾句話來證之：

「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共所傳言，或得梵語，或以善出，音近質直。僕初嫌其詞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言，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丟厥義，是則為善。」

當時正是駢文流行之時，為譯經，只得用「不雅」的散文。因為駢文這個形式，實在無法容納佛教的理義，所以到了唐朝，散文就成為文學的主流。

民國以來，中國在急於輸入以及接受新思潮之時，要求擺脫艱難的文字之束縛原是必要的。裘廷梁的見解是再對也沒有。但自己似乎沒有在這方面發揮，從催促精緻的桐城古文解放出來而成為一種新文體則是梁啟超。

梁啟超的文體，據他自己所說是：「……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偶語、韻語及國語法，縱筆行至，不檢速，學者競效，號『新文體』……」。

梁啟超先後主編過《清議報》、《新民叢刊》、《新小說》、《政論》、《國風報》，影響最大的當然是《新民叢刊》。他的這種文體當時有人稱之謂「時務文體」。我們現在且引他一段文章在這裡：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以經者，故惟故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唯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白蘭地酒。老年人如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瀕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國亦其然。』」

這種文體，平易汪洋。其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自由摻雜新名詞新概念。嚴復曾經用精奧的古文翻譯英國的名學社會科學等名著，為力求古雅，必須以過去文言文雅僻辭彙去譯新的概念。於是這些新的概念變成意義混淆不清難辨，難解難認。這也正如想把佛經的意義硬化入於妍麗的駢文裡一樣。梁啟超這種新文體所以正是文言文的一種解放。當時的確風靡不少讀者。就以不贊成這類文體的嚴復，也說梁的文章：「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